

德蘇戰爭——「基輔會戰」之研究

助理教授 胡敏遠

提 要

- 一、「基輔會戰」在德軍攻蘇作戰計畫中，並非主要目標(或是中間目標)而是在作戰發展過程中，希特勒發覺有利可圖所產生的臨機目標。此會戰雖獲全勝，因未能與最終目標相結合，最終與勝利絕緣。
- 二、「基輔會戰」直前，德軍參謀本部向希氏建議必須在冬季來臨之前向莫斯科取攻勢，以迫蘇軍主力決戰，期能獲得一項決定性的戰果。然而，希氏未能接受德參謀本部建議，而屬意能獲取蘇聯南方的工業重鎮，以攫取有利的戰爭資源。此乃決策者與專業幕僚對目標的認定不同，最後影響決策方向及爾後發展。
- 三、「基輔會戰」的決定是希特勒不重視德參謀本部及前線將領建議(專業知識)；疏忽了蘇俄戰區整體作戰的力、空、時因素；忽略了兵力的優勢仍須在有利的時間與空間的配合，最終導致整場戰爭失敗的結果。

前 言

「基輔會戰」(Киевская оборонительная операция)是二次大戰中規模最大的一場包圍殲滅戰，¹也是影響德軍攻擊蘇聯無法獲勝的關鍵戰役。「基輔會戰」的戰役計畫是在1941年德軍攻蘇作戰計畫(又名「芭芭羅莎計畫」(紅鬍子作戰計畫)中，臨時製訂的作戰行動；它並非原訂計畫中的主要目標(或是中間目標)，而是在作戰發展過程中決策者(希特勒(Adolf Hitler))發覺有利可圖所產生的臨

機目標。基此，德參謀本部修訂原先作戰計畫，進而採取的應變計畫。

此役，德軍運用5個軍團(46個師)對蘇軍實施兩翼包圍，會戰結果共擊滅蘇軍5個軍團，俘虜蘇軍665,000人，戰車885餘輛、火炮3,718門。²德軍雖大獲全勝，但並未為德國整體戰爭增添助益，反而成為德軍在蘇俄戰場上失敗的關鍵之戰，更是注定德軍二戰敗亡的致命一戰。換言之，「基輔會戰」的勝利僅能稱德軍戰術上的勝利，戰略上的疏忽卻導致戰爭失敗。

1 〈基輔戰役(1941年)〉<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8%BE%85%E4%BC%9A%E6%88%98>(檢索日期：2016年9月11日)

2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民國2010年，8月)，頁228。

國軍戰爭原則的首條即是目標選擇原則，該原則強調任何作戰不可同時追求兩個目標，以免戰力分散。³目標選擇和決策者的特質又密切相關，決策者和決策幕僚群因所處環境的認知不同，往往影響目標選擇的判定。目標選擇的過程又往往是夾雜在組織(或幕僚)與決策者的較勁之中，決策者因不同的性格或對某些事物有特殊的偏好，經常導致決策下達時發生重大影響。「基輔會戰」前，德軍的目標選擇就是夾雜在德軍參謀本部審慎的組織思維模式與希特勒隨機處理的應變模式的較勁。

殊值一提的是，希特勒臨機目標的決定受到當時戰場情境的影響，但更多的是來自於他本人對「戰爭迷霧」辨識不清，最終為追求近利而忽略長遠之害所造成的影響。基此，本文從「目標選擇」的觀點作為研究重點，探討本次戰役決策的形塑過程及對爾後德國的影響，以利對此次戰役有一番新的認識。

概述野戰戰略「目標選擇」原則的運用邏輯

一、「目標選擇」的理則

依據國軍戰爭原則第一條－「目標原則

與重點」的定義：作戰中必須有明確而具有決定性之目標，此目標即為「主要目標」。⁴該定義強調：任何作戰不可同時追逐兩個以上主要目標，以免戰力分散。為有助於主目標之獲得，衡量戰場狀況可以選定副目標(或中間目標)。⁵若是執行一項龐大作戰計畫，因作戰時程過久、戰場環境過廣則可設置中間目標，但中間目標必須與主要目標相互連貫，而中間目標的奪取更是為了主要目標而設定，兩者絕非毫無關係。相對的，「臨機目標」的產生是因為戰場上出現特殊景況，而且此現象已對原計畫任務之遂行造成極大影響。在此情況下，決策者必須重新全盤檢討戰場上的「力、空、時」等各項因素，考慮改變(或修訂)原目標，可能對戰爭後果及國家利益會帶來何種影響，才能決定是否需改變(或放棄)原計畫中的「主要目標」。例如：第一世界大戰(1914年8月)初期的「德法戰役」。大戰初期，法軍依其作戰計畫準備向德國南方發動攻勢，嚇然發現德軍主力是依「施利芬－小毛奇計畫」的作戰模式，⁶由西邊沿英吉利海峽向巴黎以西地區發起全面進攻。法軍統帥霞飛(Joseph Joffre)將軍決心立即放棄進攻德國南邊的計畫，進而改採「退卻與轉進」的作戰方式，並向塞納河之

3 陸軍司令部編，《陸軍作戰要綱－聯合兵種指揮釋要》(桃園：陸軍司令部，民國80年6月)，頁一。

4 《國軍統帥綱領》(台北：國防部印頒，民國90年12月)，頁一。

5 同上註。

6 德軍於第一次大戰的作戰計畫是從法軍設防薄弱的方向(靠近法國東北部－英吉利海峽附近)攻入法國。法軍統帥霞飛將軍在邊境交戰中接連失利，迫使其不得不放棄原先的作戰計畫。經由有效率的後退，霞飛領導法軍在馬恩河戰役中阻止了德軍的進攻，粉碎了德軍以「速戰速決」為基礎的施利芬－小毛奇計劃，使西線戰爭從機動作戰轉入持久的陣地戰階段，保衛了巴黎，取得了巨大勝利。詳閱：〈約瑟夫·霞飛〉。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C%9E%E9%A3%9B> (檢索日期：2013年2月26日)

線實施數帶陣地的逐次抵抗，目的是要確保法軍主力之完整，以找尋能與德軍決戰的地點與時間，最後法軍在馬恩河附近發現德軍兵力部署的弱點，進而發起反攻才挽救了法國主力免被德軍包圍的命運。⁷法軍當時對臨機目標(後退以救巴黎之危)的判定基礎，認為若不立刻放棄原計畫，改採其他應變計畫，法軍將遭重大傷亡。

相對的，若戰爭發展之中出現可能有利的臨機目標，是否該放棄原先設定的「主要目標」，進而去追求臨機目標，則需思考整個戰場環境的力、空、時因素。戰場景況若出現有利態勢，臨機目標又沒有與主要目標呈對立狀態，兩者之間則可運用辯證法的思維邏輯將渠等目標融合為一體。其中將各種目標融合的力量，在於如何將兩者整合為關鍵目標，則需依靠辯證的思維法則。

辯證法的思考方式必須能將各種不同的立場、觀點對立起來，進而將不同與各方意見進行討論，再經由辯論與發展過程使各方修正自己原先的立場與觀點，最後會融合為第三種新的意見；一種克服先前兩方對立的意見，進而獲得改善、變得更好的意見，此即為「正—反—合」的辯證法則，⁸亦是轉化不同對立目標的思考方式。尤值注意的是，由於戰場景況瞬息萬變，臨機目標與危機因素會不斷地考驗指揮者的決心與應變能力。決策者的目標選擇要領須以「正—反—合」

的三段辯證法則為基礎，將核心不變的普遍原則(主要目標)與會隨時空環境的變化因素(臨機目標)不斷進行辯證，才能產生適切性的用兵方式。基此，臨機目標的處理方式須將其與主要目標視為對立面，但又可以轉化與演變的發展關係，此種演變與發展關係即是辯證法則的用兵理念。指揮官在作戰發展的過程中，必須不斷地思考主要目標與臨機目標的相互關係，才不會在戰爭迷霧中迷失方向。

二、決策者(群)對目標的確認與貫徹的重要性

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目標應該是打垮敵人，只有不斷尋找敵人力量的核心，向它投入全部力量，以求獲得全勝才能真正打垮敵人。⁹戰爭計畫及目標的設定是作戰行動自始至終都須貫徹到底的任務。克氏認為戰爭進行期間若是物質和精神等方面都處優勢條件下，就須把該場戰爭的性質提升為「絕對戰爭」的狀態，並且把所有戰略問題都該歸位在戰爭之下，以便使「打垮敵人」成為一項終極目標。¹⁰一個勇於負責且具有軍事素養的軍事指揮官，會堅守既定的戰爭目的與作戰目標，不會因己身欲望或有利的臨機目標出現，而忽略或放棄既定的主要目標。

作戰中運用正規作戰方法攻擊敵軍稱為「正兵」，反之運用奇襲或非正規作戰打擊敵軍稱為「奇兵」，正奇兩種方式的目標

7 國防大學編，《中外重要戰史彙編(下冊)》(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1年6月)，頁22-28。

8 E.C. Cuff, W.W. Sharrock, D.W. Francis, Perspectives In Sociology(London: Routledge Press, 1998), p. 14.

9 克勞塞維茨著，鈕先鍾譯，《戰爭論全集》(台北：三軍大學戰爭學院出版，民國73年3月)，頁48-50。

10 劉慶，《西方軍事學名著提要》(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9月)，頁59。

設定，經常會夾雜對立存在於戰場之中，此亦為戰場詭譎之景況。通常，戰場上出現對立面(臨機目標或敵軍採取不如預期的行動時)則會衝擊到既定計畫的執行。問題的解決之道(折衝方案或是堅持己見)在於指揮官能否繼續執行原來計畫(主要目標)，進而調整行動方案(兵力重新部署)，以整合「主要目標」與「臨機目標」的差異性。尤其大軍作戰過程往往因決策者和第一線指揮官所處環境(位置)不同，對於目標選擇即會產生認知的不同。是故，目標選擇的過程往往處於決策者與組織的較勁過程中。決策者又往往因不同的性格或對某些事物有特殊的偏好，讓決策下達時出現重大偏差。戰爭中無論是對主要目標的遵循或以彈性方式因應臨機目標，重要的仍須以發動戰爭之「目的」與「目標」，作為遵循或調整之準繩，才不會落到進退失據的絕境。

德蘇戰爭中希特勒對目標的認知與「基輔會戰」的發生

一、德蘇戰爭直前德軍參謀本部的戰略構想

1940年夏天德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擊敗法國後，德國的氣勢與軍力實際上已稱霸歐洲。意大利、匈牙利與羅馬尼亞各國也先後

與德國結盟。之後，德國開始擬定進攻英倫三島計畫(代名「海獅作戰」)，同年8月開始對英軍實施大規模的空中攻勢行動。攻擊英國的空戰行動持續兩個多月，德、英空軍都蒙受極大損傷，但是德軍卻無法掌握英吉利海峽的制空權，亦無法對英國進行登陸。希特勒於是召集文武百官，檢討整個歐洲與全球的大局勢，同時討論德國是否應繼續對英國攻擊，抑或是改採向東對蘇聯發動攻擊。¹¹經過長時間的討論後，德軍認為在1941-1942年間在歐洲需取得決定性的戰果，否則1943年以後英美盟軍必定會對德國發動反攻。因此，必須把握當前有利時機，採取必要的戰略作為。然而，德軍要攻擊英國必須建構強大的海空軍，此點為德軍最為欠缺的軍事力量，而攻擊蘇聯則純粹為地面部隊的任務，則為德軍的強項。德參謀本部認為憑恃其「閃擊戰」¹²應可迅速解決蘇聯戰事，有利於德軍爾後在歐洲的發展。況且，德軍若能戰勝蘇俄，即可佔領「舊世界之心臟地帶」(Heartland of the old world)，成為該地區的主人，並可統治整個世界。換言之，進攻蘇俄乃是征服全世界之前奏。基此，德國入侵蘇聯之前，訂定了三個目標：儘量佔領蘇聯領土，使柏林與德國東部免受空中攻擊、摧毀

11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民國2010年，8月)，頁107-108。

12 德軍「閃擊戰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凡爾登戰役中體會，爾後逐次發展出來的新戰法。德軍認為，所有新的武器例如戰車、飛機、火炮與摩托化車輛均有極大的破壞力與機動力。因此，作戰時必須集中大規模的這種武器，出敵不意突然取攻勢，則極容易突穿敵軍陣地。這些武器的機動性能可使攻者取連續攻勢行動，大可突穿敵防禦陣地之全縱深，並可抵達敵軍的作戰基地，造成大規模之破壞與混亂，而這些破壞與混亂，會迫使敵國成癱瘓狀態，而無法繼續作戰。詳閱：《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戰爭學院，民國99年8月)，頁236-242。

蘇聯陸軍;必須佔領列寧格勒、莫斯科、烏克蘭及頓內茲河盆地等重要心理、政治、經濟重心。¹³

德國決定入侵蘇聯的國家戰略，實乃一項重大的冒險策略。這一決策可能會讓德軍重蹈1812年拿破崙入侵俄國的覆轍，進而走上由盛轉衰的絕路。事實上，1940年德軍戰力雖處於顛峰狀態，但希氏過份地高估了自己的力量，尤其是陸軍閃擊戰的作用。¹⁴希氏也低估了蘇聯戰爭的潛力以及抗敵的決心，加上未能正確地判斷出英美加入戰爭的時間，及可能採取增援蘇聯的大戰略作為，這些都可能阻礙德軍的「速決作戰」能力，更可能因無法在有效時間內決定戰局，從而被迫在戰略上選擇無法打贏的「持久作戰」。

二、德軍「攻蘇作戰計畫」

德軍在攻蘇作戰直前，根據德軍情報資料作出如下判斷：蘇軍投入東戰場的總兵力為118個步兵師、20個騎兵師和40個機械化旅，合計有138個師和40個機械化旅;德軍可投入東戰場的兵力為19個裝甲師、14個摩托化師及126個步兵師，加上保加利亞聯盟部隊將投入14個師，總計159個師，德軍地面兵力數量及武器性能均優於蘇軍。¹⁵而在空軍戰力方面，蘇聯空軍數量雖多於德軍(5000:3000)，但在戰機性能及飛行員訓練方面，德軍卻遠優於蘇軍。¹⁶故總戰力德軍優於

蘇軍。而在地形上，蘇聯中北部地勢平坦，交通便利，位於此地的明斯克、斯摩棱斯克至布爾揚斯克是機甲部隊突向莫斯科的最佳路線。但著眼於蘇聯氣候的限制條件，5月中旬至10月中旬是對蘇作戰最佳時間，11月中旬以後蘇聯冬季降臨、冰雪封地，將限制人車(大軍)的行動。由上述兵力、地形、天候等資料分析得知，德軍攻蘇的關鍵成功因素必須在4-5個月時間，以其優勢兵力採速決作戰方式結速戰爭。而會讓德軍陷於困境的關鍵因素，在於蘇軍運用龐大的戰爭潛力，採持久作戰方式消耗德軍寶貴的作戰時間，讓德軍深陷在重地動彈不得時再發起反攻。

然而，德軍攻蘇計畫並未依上述判斷，擬訂其戰略目標與兵火力的運用。德參謀本部的作戰計畫訂定了三個重要目標：儘量占領蘇聯領土，使柏林與德國東部免受空中攻擊、摧毀蘇聯陸軍；必須佔領列寧格勒、莫斯科、烏克蘭及頓內茲河盆地等重要心理、政治、經濟重心。¹⁷德參謀本部基於此一戰略目標的設定，擬訂攻蘇作戰計畫。1940年12月18日希特勒下達德軍參謀本部所擬訂進攻蘇聯的計畫，代名為「芭芭蘿莎計畫(又名為紅鬍子作戰計畫)」(附圖一)。該計畫的戰略構想是集中大量兵力，以「閃擊戰」方式從數個方向實施迅猛而深遠的突擊，佔領蘇聯莫斯科、蘇聯第二和第三大城市列寧格勒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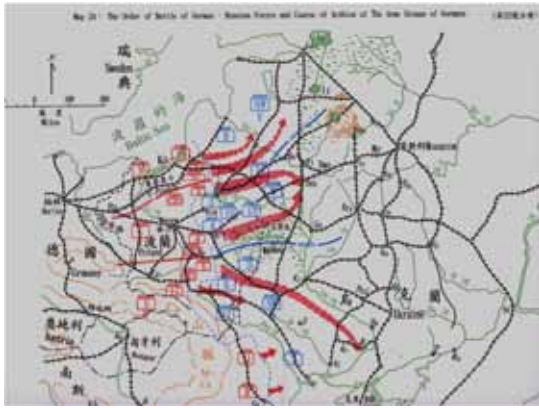
13 肯尼士·麥卡錫(Kenneth Macksey)著，《軍事錯誤》(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4年8月)，頁52。

14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8年1月)，頁202。

15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9年8月)，頁98。。

16 同上註，頁110-102。

17 肯尼士·麥卡錫(Kenneth Macksey)著，《軍事錯誤》(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民國94年8月)，頁52。



圖一 1941年德軍攻蘇作戰計畫圖

資料來源：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9年8月），頁118。
基輔等，把蘇聯紅軍的主力消滅在蘇聯西部地區，爾後向蘇聯腹地長驅直入，進抵阿爾漢格爾斯克、伏爾加河、阿斯特拉罕一線，並用空軍摧毀烏拉爾工業區，從而擊敗蘇聯主力於伏爾加河與烏拉山之間地區。

從野戰戰略觀點評析「芭芭羅莎作戰計畫」，有以下幾項重大錯誤：首先，德軍三路大軍的兵力分散無法發揮統合戰力；其次，三個集團軍的戰略目標在各個作戰階段都無法相互支援，致使各集團軍將陷於各自為戰，而無法捕捉敵軍主力而決戰之；最後，作戰期程劃分不明確，僅有第一期會戰的目標，爾後即要到達最後目標，實際上其兵力、後勤能力及作戰與補給能量都無法有效支持德軍全程作戰之所需。

三、「基輔會戰」前德蘇雙方戰略情勢

1941年6月22日德軍在東戰場以北、中、

南三個集團軍越過維斯杜拉河向蘇軍發動全面性的攻勢。歷經兩個月，德軍於明斯克、斯摩林斯克、烏曼及杜味那河等幾場大型戰役中殲滅與俘虜蘇軍達上百萬之眾。¹⁸然而，蘇軍並未因損失大量軍隊與武器裝備而投降。根據德軍參謀本部參謀長哈爾德將軍的記載，此時的蘇軍盡量避免在德軍獲勝的廣大地區上與德軍進行遭遇戰，而是利用泥沼地區以及其他天然障礙物，實施部隊的整編。¹⁹蘇軍在大量損失兵力、裝備及國土後，改弦更張地重新調整兵力部署，改採積極防禦及頑強鬥爭方式並有計畫地實施向莫斯科方向轉進。²⁰就1941年8月初雙邊戰略態勢言，德軍戰力仍優於蘇軍，但補給線與戰爭動員潛力方面已向蘇軍方面傾斜，而作戰時間因天候因素僅剩2個月左右即將限制大軍作戰行動。對德軍最為關鍵的因素，仍在11月初之前設法迫使蘇軍主力決戰而殲滅，才有利德軍戰局之發展。

四、「基輔會戰」戰略抉擇的過程

德軍在7月底之前，除了在北部及中部戰線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南方留下一個巨大的突出部。在此地區仍存著一支龐大的蘇軍，幾乎占據了整個西南方面軍。德南方集團軍在烏曼會戰中雖然取得很重大的勝利，但大部分蘇軍在謝苗·布瓊尼將軍的指揮下仍然滯留在基輔一帶。然而，蘇軍因大部分裝甲力量已在烏曼戰役中被消滅，因此，

18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22-123。

19 新政見一著，賴德修譯，《二次大戰各國戰爭指導史(上)》（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民國77年8月），頁292。

20 [蘇]格·康·朱可夫，《朱可夫元帥回憶錄》（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84年），頁315。

缺乏裝甲及機動力量。雖然這是當時蘇軍在東線最大一支部隊，他們已無能力再威脅德軍的進攻矛頭；8月底，德參謀本部面臨抉擇，向莫斯科繼續進攻或消滅西南方面的蘇軍。此時由於南方集團軍沒有足夠力量包圍及消滅在基輔附近的蘇軍，若要執行該項任務，中央集團軍則需要提供支援以完成任務，「基輔會戰」的發生及其決策的形成，即是在此模稜兩可與各方角力下形塑而成。

1941年8月初，德軍參謀本部對於芭芭羅莎作戰的第一階段應否達成的三個目標(列寧格勒、莫斯科及頓內茲河盆地)感到懷疑，因為上述目標地區的蘇軍仍在作頑強抵抗。德軍對於何時能攻陷以上三個目標及爾後又將遭遇何種戰局，無人可以預知，此時的戰局發展已促使德國參謀本部面臨全然與未預期的新階段。參謀本部開始思考是否要從戰略計畫作根本的修正。²¹此外，德國最高司令部也接獲有關俄軍兵力增多或復活的報告。到了8月4日，德軍確實的評估出蘇軍擁有的機動裝甲部隊兵力乃為50個師，而非開戰之初所推斷的40個機械化旅。²²此刻，德參謀本部與東戰區中央集團軍司令部各將軍都極力建議希特勒，應立即整頓各裝甲師並以中央集團軍為主力，取攻勢直取莫斯科，擊滅西方面軍各軍團後，再相機轉移兵力，擊滅其他方面的蘇軍。²³

歷經數日的遲疑不決，希氏對於所有將領的建言絲毫不肯讓步，他仍堅持著他原有

的舊觀念；列寧格勒第一，其次是烏克蘭東部，最後才是莫斯科。²⁴希特勒在1941年8月21日下達重要決策(簡稱0821指令)，其內容如下：

(一)在冬季來臨之前，所需完成最重要的目的不是奪取莫斯科而是攫取克里米亞(Crimea)與頓內茲河(Donets)的工業區和煤礦區，及由高加索地區截斷蘇俄油源。

(二)我們必須要利用到達哥美爾(Gomel)至普車白(Pochep)之線的有利作戰形勢，運用南方集團軍及中央集團軍之內側翼部隊作向心作戰，其目的不僅是逼迫蘇俄5個軍團渡過聶伯河…而是在該軍團撤退到德斯納河(Desna)之線－科諾托普(Konotop)－蘇拉河(Sula)線之前將其消滅。

(三)中央集團軍不計以後之作戰，必須要使用足夠兵力確實摧毀蘇俄第5軍團，同時保留足夠部隊，能自陣地擊退敵人對中央地區之攻擊，如此則可節約兵力。

(四)奪取克里米亞半島，最重要的事是為保衛我們在羅馬尼亞的油源。

(五)直到我們已包圍列寧格勒與芬蘭境內部隊會合及摧毀蘇5個軍團後，我們部隊方能自由攻擊與擊敗蘇俄在莫斯科當面的軍團。

毋庸置疑，希氏的0821號指令是以解決當前德軍戰場上的難題(戰爭物質缺乏及主義與思想問題)，而未考量野戰用兵的作戰目的，與戰場上最為關鍵的力、空、時等因

21 新政見一著，賴德修譯，《二次大戰各國戰爭指導史(上)》，前揭書，頁294。

22 新政見一著，賴德修譯，《二次大戰各國戰爭指導史(上)》，前揭書，頁292。

23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24。

素。德參謀本部依據0821號指令，德軍第2裝甲軍團及步兵第2軍團從中央集團軍轉屬南方集團軍及向南推進，並在基輔以東與南方集團軍進攻部隊會合。「基輔會戰」兵力部署與各軍團的行動要領如下：²⁵ (附圖二)

(一)兵力部署：使用中央集團軍之裝甲第2軍團與步兵第2軍團及南方集團軍之第6與第17軍團與裝甲第1軍團，合計共5個軍團(內含6個裝甲師、5個機械化師、35個步兵師，合計共46個師)。裝甲第2軍團與第2軍團為會戰之北翼兵團，第6軍團為會戰的中央兵團；第17與裝甲第1軍團則為會戰的南翼兵團。

(二)各軍團行動要領：裝甲第1軍團向東北；裝甲第2軍團向東南方取攻勢，兩軍團會師於蘇拉河上游附近，完成包圍敵軍後，即向基輔方向取攻勢，迫敵軍反正面決戰，至迫其於德斯納河與聶伯河間而擊滅之。第6軍

團在基輔正面取攻勢，牽制當面之敵。第2軍團向東南方向取攻勢，掩護第6軍團之左翼。第17軍團向東北方向取攻勢，掩護兩個裝甲軍團之東南翼側，其作戰軸線為波爾塔瓦至卡爾科夫之線。兩個裝甲軍團會師後，則各軍團合力圍殲蘇軍。

五、「基輔會戰」的發展過程與結果

(一)作戰過程

「基輔會戰」的戰場是在聶伯河和地斯拉河所構成的三角地帶，而以基輔城為核心。會戰是從8月24開始，德軍以第2軍團通過齊爾尼果夫和尼曾向南面進攻。在東面，德軍第2裝甲軍團經過羅夫果羅德、柯羅托普和蘇拉河上的羅門尼向前運動。這兩支兵力都是從中央集團軍方面抽調出來的，擔任了鉗形攻勢的北面進攻部隊。在南面，以第6軍團、第17軍團和第1裝甲軍團向基輔城以南地區進行合圍。到了9月14日，裝甲第1及第2軍團已在距離基輔東面大約120哩的地區完成包圍。德軍在進入基輔城之後，發現蘇軍已混亂不堪，有些蘇軍將領早已擅離職守，坐飛機逃離戰場，整個部隊都自動放下武器投降。²⁶

(二)作戰結果

「基輔會戰」完畢後，德軍全部的戰果包括擊滅蘇軍5個軍團，戰俘總數為66萬5千人，大砲3,718門，戰車884輛，其他軍用物質還不包括在內。²⁷蘇軍「西南方面軍」指



附圖二 德軍「基輔會戰」戰略構想圖

參考資料：資料來源：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9年8月)，頁124。

24 安德爾斯將軍著，鈕先鍾譯，《希特勒征俄之役》(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9月1日)，頁78。

25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桃園：國防大學出版社，民國99年8月)，頁132-133。

26 安德爾斯將軍著，鈕先鍾譯，《希特勒征俄之役》(台北：麥田出版社，1994年9月1日)，頁78。

27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44。

揮官被免職，換上Timo Shenko將軍接任，而在莫斯科的西方面軍則由極負盛名的朱可夫(Zhukov)元帥接任。9月22日「基輔會戰」即將結束，德軍裝甲第2軍團所剩之部隊北歸原序列，其裝甲第1軍團則向東方向取攻勢前進遂行其原有之任務，第6與第17軍團則負責在基輔城內及周邊地區殘餘之敵。²⁸不過，這一場戰爭結束時卻已是9月底了，對於希特勒而言，他成就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最大型的會戰，但是對於德國陸軍參謀長哈爾德而言，卻認為是這是東戰場上最大的戰略錯誤。²⁹

相對於蘇軍，利用「基輔會戰」之時間不斷地陸續從西伯利亞動員徵調人力以增強莫斯科附近的陣地工事，同時也加速後續兵員之到達，蘇軍也從容不迫地將頓內茲河附近工業區內重要人員與裝備盡量東遷至烏拉山的後方地區。³⁰此時蘇軍的抗敵行動也因「基輔會戰」將戰爭時間多增加一個多月，對蘇軍的守勢作戰變得更為有利。

小 結

從上分析得知，德軍攻蘇無論是其國家戰略或軍事戰略都是一項極為冒險的決策。基輔會戰前，希特勒將中央集團軍南北分兵的決定更是入侵蘇聯以來最重要的決策，對德蘇作戰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德軍兵力運用轉變為以北、南兩個集團軍為攻勢重

點，而原本主攻的中央集團軍則轉為守勢作戰。戰役結果，首先，它為德軍在基輔地區贏得重大的勝利和在列寧格勒方向取得有利之進展，從而減輕了德軍中央集團軍兩翼之威脅；其次，它試圖奪取烏克蘭地區農業、工業資源與列寧格勒的政治目標，繼而又想在入冬前殲滅蘇軍主力攻占莫斯科的最終戰略目標，就變得不切實際。³¹因為，在短短兩個月內，德軍以有限的兵力難以兼顧不同方向上如此重大的兩項任務，結果使戰線過長而補運給養都嚴重不足的狀況下。最終使得德軍「速決作戰」的戰爭目的與作戰構想都無法實現。

「基輔會戰」中，德軍捕殲蘇軍達66萬之眾，確實有達到捕捉敵軍有生戰力之目的。然而，蘇軍當時的主力仍置於莫斯科附近的西方面軍，因其戰力即將組建完成，各項編組與裝備都較其他方面軍強盛。南方敗退的蘇軍5個軍團及其殘餘部隊數量雖龐大但尚未組建完成，不是蘇軍的主力部隊。德軍「速決作戰」之目的仍以在有限時間內迅速尋找敵軍主力決戰而殲滅，關鍵因素仍在時間。綜言之，「基輔會戰」為蘇軍採取持久作戰，提供一個多月時間增強了莫斯科方面的工事構築與動員力量，而對採速決作戰的德軍，則相對的減少了一個多月的作戰時間，德軍捕殲敵軍主力的戰機已悄然消失。

28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44。

29 安德爾斯將軍著，鈕先鍾譯，《希特勒征俄之役》，前揭書，頁78。

30 戰爭學院編，《野戰戰略第三部》，前揭書，頁145。

31 同註17，頁327。

「基輔會戰」戰略用兵缺失檢討

一、希特勒的錯誤認知與執著

基輔會戰的構想是希特勒自己一人的見解，戰前一些軍事和外交人員曾勸告希特勒，應該先解決莫斯科附近的德軍主力才為妥當，大多數德軍的參謀幕僚都不同意在此時刻發起一場與主目標不同的戰役。希特勒自認為是政治和軍事上的天才。在那段時間裡，希特勒的驕傲和大膽、加上德軍的精良訓練，在不費多少功夫下便贏得了明斯克、斯摩林斯克、烏曼等三場大戰役。希特勒遂認為應優先處理基輔之目標。他深信基輔奪取後，德軍仍有餘力可以奪取莫斯科之敵。

戰場環境與敵情的判斷是作戰過程中最重要的過程，因為一切的參謀判斷、指揮官決心與行動的處理，都將以此作為計畫的依據。然而，決策者的威脅認知經常取決於另一個國家的行為，也往往成為判斷對手能力或企圖的基礎。³²基輔會戰的決策是一個完全不尊重專業，高估自身實力貶低對方的戰爭潛力，僅憑決策者一人之意志而產生的決心。

二、逸失整體作戰時間

德軍若以基輔作為本次戰爭的主要目標，其兵力運用方式(中央集團軍向南方集中)，算是發揮了武裝力量包圍與迂迴的作戰效能。然而，基輔在德軍東戰場僅能算是局部戰爭。在基輔的蘇軍兵力(5個軍團)並非敵

軍主力，因而會戰的目標設定並非針對敵軍主力而設計，僅是為了獲取在聶伯河上獲取戰爭資源所實施的一場戰爭。然而，德軍在東戰場的總兵力及在有限的時間中實際上無法達成上述的各項目標。就速決作戰的目的言，德軍在基輔會戰前的包圍計畫更應著眼於更大的包圍圈，以蘇軍在莫斯科以西的主力為主要目標。基輔地區蘇軍的5個軍團兵力僅能視為蘇軍的次要兵力，亦可算是德軍作戰行動中出現的「臨機目標」。設若德軍的主要目標能以莫斯科蘇軍主力為考量，一旦在莫斯科以西地區一舉將紅軍主力包圍殲滅，那麼在基輔附近的蘇軍5個軍團將因後退之路被阻絕，成為待宰羔羊。為確保有效達成最終目標與臨機目標，德參謀本部應著眼全程全戰，並預劃作戰期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即早籌獲戰爭物資，並即時從德軍在其他無戰事的戰區調動兵力往東戰場，才能解決在冬季來臨之前德軍在兵力與後勤方面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基此，德軍在東戰場的用兵性質屬於速決作戰型態，兵力運用應著眼於敵軍有生戰力的殲滅，才能在有限時間內達到德軍的戰爭目標。

三、中間目標獲取與最後目標的關係

當希特勒把烏克蘭地區當作「主要目標」，同時又把列寧格勒也列為「次要目標」的決策，已經間接地否定了存在於莫斯科的敵軍主力，也違反了德軍採取「速決作戰」的用兵理則。³³由於未考量整場戰爭時

32 Klaus Knorr, Kans Lawrence, "Threat Perception," (Kans: Kans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97-98.

33 李德哈達著，鈕先鍾譯，《戰略論》(台北：三軍大學譯印，民國78年元月)，頁380。

間的緊迫性，疏忽掉此段時間可以讓蘇軍從容地從西伯利亞地區動員數十萬青年投入戰場。在時間的運用與思考中，德軍似乎不明瞭什麼是「時間集中」與「時間為資源」的重要性。相對的，蘇軍在1941年的戰爭過程中，在戰術上算是大失敗，但在戰略上的意外收獲使之在時間的爭取上佔得優勢，同時延誤德軍原計畫向莫斯科進攻的時間。戰史顯示，德軍向莫斯科進攻的速度卻被推遲了4個星期，這在爾後的莫斯科戰役(太風作戰，Operation of Typhoon)造成嚴重失利，已被證明。雖然德軍在基輔會戰中取得成功，只能算是小規模的增強德國在戰略上的優勢，而德軍的主要作戰目的(殲滅敵軍主力)並沒有達成，進而失去戰爭的決定性勝利。反之，當蘇軍在基輔會戰中付出巨大的損失時，他們卻爭取了時間防守莫斯科，也為同盟國爭取到有利的作戰時間。

四、違反目標選擇原則

德軍在「基輔會戰」的決策過程嚴重違反同時追求多項目標的基本原則。目標的確定是作戰計畫的核心，選擇和確保目標的達成戰爭目標的原則。戰前，為明確所希望獲得之戰果，必須花費大量時間進行規劃，特別是要精確界定心中所希望的戰略與戰後的局勢發展，此乃目標選擇的精髓所在。巴巴羅沙計畫的最後目標是奪取莫斯科，基輔只能稱之為臨機目標。對於目標的選擇，德軍夾雜於參謀本部審慎的作業模式與希特勒隨機處理模式的辯證之中。在戰爭迷霧的籠罩下，兩種模式產生激烈撞擊。但由於希特勒過於剛愎自用、不重專業，加上不能審時

度勢、著眼全局，才在錯綜複雜的戰場情境中，選擇了攻打基輔致使延誤了寶貴的作戰時間，終無法在冬季之前到達莫斯科。

五、贏得戰術輸了戰略

傳統用兵的思考是以「力、空、時」三項因素作為兵力部署的三個軸線，而「力量」會貫穿在時間與空間的向度內，並使空間與時間的運用成為戰略運用的必要條件。通常力量強弱的對比成為兵力部署的主要條件，也是目標選擇的主要依據。但因忽略掉其他方面的配合條件而誤失更多、更好、更有利的機會。力、空、時三者之間的關係，具有極為複雜與相互保證的關係，運用要領在乎用兵者能否將三者的互動關係掌握得宜。例如基輔會戰直前，德軍參謀本部向希氏建議必須在冬季來臨之前向莫斯科取攻勢，以迫蘇軍主力決戰，以期能獲得一項決定性的戰果。然而，希氏未能接受德參謀本部建議，而屬意能獲取蘇聯南方的工業重鎮以攫取有利的戰爭資源。此乃組織(德軍聯參總部)與決策者對目標的認定不同，最後直接影響決策的方向及爾後的發展。力、空、時在軍事戰略的作用以貫徹戰爭目標的獲得為唯一之考量。對希氏而言卻同時想兼顧(奪取)軍事、政治與經濟等目標，疏忽了軍事目標若無法屈服敵人作戰意志，經濟與政治目標是無法伴隨而來。簡言之，捕殲蘇軍有生力量應為德軍的主要目標，一旦蘇軍主力遭到屈服則其他經濟與政治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由於在基輔的巨大勝利，在南方的巨大阻礙已經清除，南方集團軍繼續向頓巴斯進

攻，在南方戰區的目的已完全達到，不過，向莫斯科的進攻被推遲了四個星期，這在之後的莫斯科戰役中已被證明，雖然在戰術上取得成功，但基輔戰役只能小規模增強德國在戰略上的優勢，因為其主要目的，戰爭的決定性勝利沒有達到。當紅軍付出巨大的損失時，他們爭取了時間防守莫斯科，為同盟國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對防衛作戰的啟示(代結論)

從戰爭歷史觀點分析，基輔戰役為德國攻蘇戰爭中由勝轉敗的轉捩點，但此目標僅能稱之為「紅鬍子作戰計畫」中的臨機目標，不是最後目標亦非中間目標。希氏未能接受德參謀本部建議，而屬意能獲取蘇聯南方的工業重鎮以獲取有利的戰爭資源。此乃專業幕僚與決策者對戰爭目標的認定不同，最終直接影響大局的發展方向。希特勒不重視德參謀本部及各將領的建議(專業知識)，疏忽了蘇俄戰區整體作戰的力、空、時因素，也忽略了兵力的優勢仍須在有利的時間與空間的配合，最終導致整場戰爭失敗的命運。因此，成功的領導者必須尊重專業，尤須能與部屬與執行者溝通，更須尊重執行者的不同意見，才能在不同狀況出現時，仍能從其中找到最佳的行動方案。

國軍防衛作戰本為一場「以弱敵強」、「以小博大」的不對稱作戰型態。防衛作戰若僅思考力量的對比與正規兵力的部署及運用方式，無疑是以卵擊石的用兵思考。相對於劣勢狀態下的用兵方法，應朝如何延遲或破壞敵軍的作戰節奏。例如：蘇軍利用在基

輔會戰期間，積極動員與強化在莫斯科周邊地區的工事構築，即是在發揮時間的效能，以降低德軍攻勢力道，同時運用天候(冬季的降臨)對蘇軍有利的形勢，威脅德軍的進攻能力，最終能轉守為攻，確保了蘇軍的有生力量。時間的爭取與運用為蘇軍轉危為安的重要因素，此點也恰巧為我防衛作戰勝敗的關鍵因素。因為國軍在防衛作戰中若能以持久作戰型態，抵擋住共軍的速戰速決的攻勢行動，而不被征服則防衛作戰就算沒有失敗。反之，共軍在攻臺作戰中會強調運用斬首、特攻、非線性作戰等奇襲方式，設法使國軍前後處於分離狀態下，進而運用包圍與速決方式屈服國軍。因此，如何在時間向度上爭取有利之機勢，為未來防衛作戰的重要思考謀略。

殊值注意的是，現今防衛作戰戰略構想強調「戰略持久、戰術速決」。但國軍可運用的有利地理條件(海峽天塹)，將因共軍運用非對稱作戰手段，讓防衛作戰無法獲得地利與時間的有利因素。因此，國軍未來戰力整建(建軍備戰)必須更加重視情蒐與資電通訊能力，尤應重視部隊機動速度與精準攻擊能力、特戰部隊的反應能力與發揮持久作戰的效能，才是未來建軍與備戰的發展方向。

作者簡介

胡敏遠先生，陸軍官校72年班、戰院正規班87年班、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曾任營長、國防武官、戰院主任教官，現職為國防大學戰略研究所助理教授。